

沉醉深秋

蔡安阳

人间朝暮，落叶知秋。我推开窗子，咸湿的海风裹着落叶四下飘舞着，一团柔软的云忽地闯进了眼帘，带着秋阳的璀璨，带着鸟儿的啾啾与风儿的私语，演奏出一曲悠扬的天籁交响，那清凉的慰藉与深秋绚丽的光彩直入灵魂深处。

四季虽美，但闽南的深秋别样的景致更加令我沉醉。它没有北方深秋的冰冰凉凉，闽南的深秋是温婉和成熟的。当飒爽的风远航归来，清晨的天空就浸染了大海的色彩。黄澄澄的阳光照射着，田野间的薄纱轻轻被秋风挑起又散去，万物在慵懒而温暖的睡意中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，那周身镶嵌着的宝石，也因折射着深秋的朝阳越发闪亮起来。

此时，正值桂花绽放，空气中满是香甜。那风好似饮了桂花酿，醉了酒般，于林间跌跌撞撞，被它吻过的叶子，瞬间羞红了脸，在金色的阳光下，色彩渐染，美不胜收。

我踏入这林间，欲追寻深秋的风，却只听见被风撞得慌乱的树叶在头顶沙沙作响，树荫在脸上轻轻抚摸着，时而温暖时而清凉。穿过斑驳的光影，大片的阳光照射进来，我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，眼皮上依旧映着金红的暗影，不断晃动着，变换着，宛如人潮涌动，又似落叶纷飞。变幻的光影中我仿佛看到了千树万树的红叶，愈到秋深愈发红艳，似火焰滚动；我仿佛看到了如海的高粱，愈到深秋愈发挺拔，高高举起深红色的火把；我仿佛看到无边的稻谷，



愈到深秋愈发丰满，随着秋风翻起层层金波……我沉醉了，沉醉于这深秋绚丽的色彩，沉醉于这深秋的成熟与收获。

踏入深秋，它从不会徒有虚表。在层层绚丽的色彩下，掩藏着的是成熟与收获。秋风过处，田野五谷飘香，饱满的大豆敲响铜铃；玉米的金发在风中飘荡；饱满的稻穗俯瞰着大地；熠熠闪光的果实仰望着苍穹……秋风不曾停止它的脚步，它带着成熟与收获走遍山、走遍水、走遍田野林间，它也带来了大地对叶的思念，所以那纷纷飘落的蝴蝶，为大地母亲尽情地舞蹈着，摇曳落地后又相互重叠，争先恐后地扑进泥土的怀抱。红的、黄的、绿的……这

片五彩的大地收获了无尽的爱，为来年的丰满储蓄更多的能力。

深秋的美是成熟的、是喧闹的，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尽情地品尝每一分收获的喜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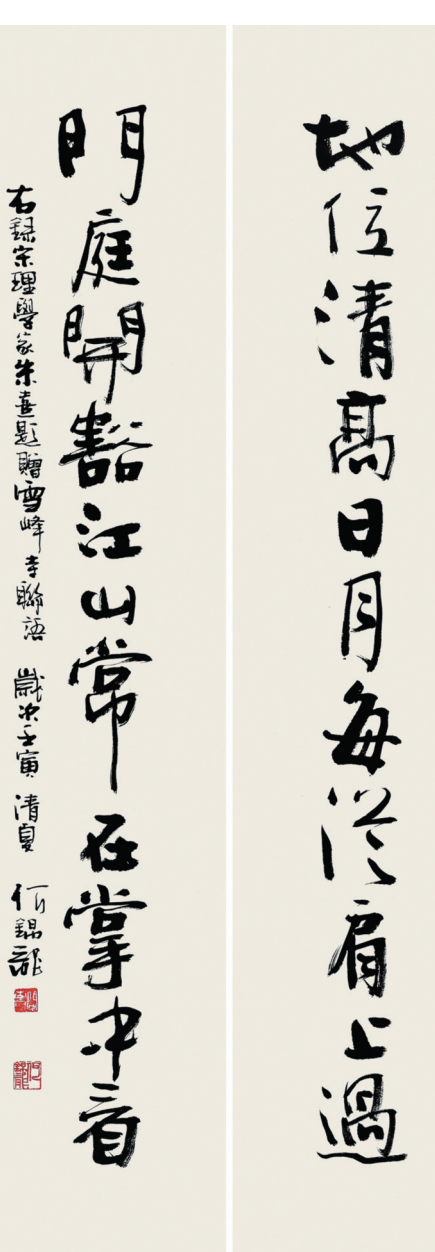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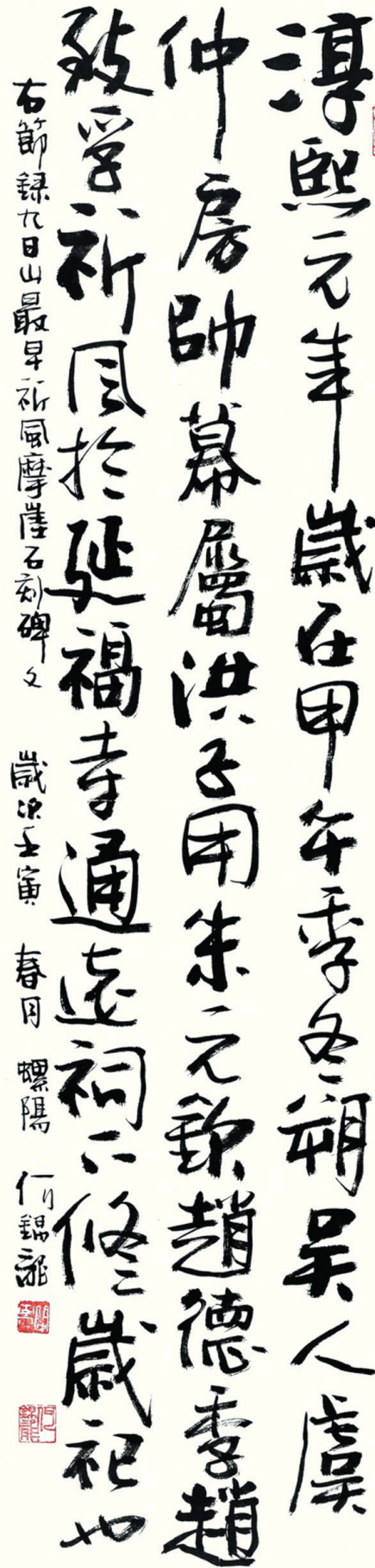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进晋江五店市，漫步在石板路上，我在如丝如缕的秋阳里，懒洋洋地一步步走来。我努力分辨着我所听到的一切与深秋有关的声音，努力找到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深秋的色彩，我用双手，去触摸深秋，用心去感受深秋，我想被深秋卷进清风里，昏入软软的云朵里。可是，深秋的黄昏总是来得那么快，等我再次仰起头，天空中已经燃起一大片炽烈的晚霞，像画作中滴落的、化不开的红色涂料，渐渐扩散……转眼间，金色的光又将整块的色彩击碎，呈现出一种破裂的美感。在晚霞之下五店市古街的红砖古厝和石条仿佛穿越了时空，附有了灵魂与生命般熠熠生辉。

阳光散去，余温犹存，若要继续欣赏这深秋的夜色，少不了要添上一件外衣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我依然是爱着这闽南的深秋，无论是晨光初照的田野，还是夕阳下的古街。

深秋给予我廓然空明的心绪，给予我淡然惬意的闲适。独坐深秋，赏金色的落叶，看彩云飞渡，让深秋的风涤荡肺腑，波动心音……

墨韵里的古郡武荣

近日，中国书协会员、福建书协理事何锦龙来南安采风，观赏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安的历史遗存，查阅与南安海丝史迹相关的志书记述与古贤诗章，以《墨韵中的古郡武荣》为题，录写创作了一组书法作品，此为其中的两幅。书法家试以书法的语境和符号，讲述悠久南安的海丝故事，再现古郡武荣的人文瑰宝，意在为宣传世遗泉州的历史内涵，传承海丝起点的文化根脉奉上绵薄之力。



憨囡仔

邱建岩

不见阿瑞，有好些时日了。电话打过去，果不其然人在外地。话头那端，阿瑞本色依旧，始终咯咯笑语。我说：辛苦了，一周前还在福州，现在跑到了漳州……话音未落，阿瑞马上插话：哎呀，头壳歹料（本地说法：脑袋不好，意即愚钝），只能这样啦！听到这个字眼，我不禁莞尔。

13年前，阿瑞刚升初一。不消几日，即为公认的班级活宝。说话大大咧咧，没半点分寸，像个未涉世事的幼儿，但有他的地方，随时笑声阵阵，仿佛一剂氛围心情调节剂。可致同学发笑，因他讲话有些怪状：每次开口，声音始终高亢；中间再碰把生字儿，陡然变音变调，踉踉跄跄以致时断时续，好比结巴。课堂上，多有意让他试读练读。他似乎从未有任何顾忌，每每倒郑重认真对待，只是片刻间，同学们已掩口失笑，甚而前俯后仰了。

记得第一次家访，除他一人，家人都在。聊起阿瑞说话怪状，朴实敦厚的父亲解释道，可能与遗传有关，不止阿瑞，连他弟弟，以及家长本人，都存在类似情况。未了，还以十分坚定的语气，断定这“症状”几无改变可能。谈至最后，小弟把出去掏鸟窝的阿瑞给找回来了。

说话口齿不清、诗文即背即忘、写作像公鸡生蛋般个把小时憋不出一字的阿瑞，却有一绝：宿舍教室走廊操场，都是他高歌演唱的舞台，扫帚文具盒书本成了即兴的麦克风，同学变为虔诚的追星族。大家随意点唱，他张口就来，越唱越High，俨然就是一款K王电脑点歌机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亲闻其现场的歌声，惊骇于竟记得那么多、那么流畅，不禁乐在心头，猛生一计。

速速找来阿瑞约谈，道明我的想法。我知他每日早起，但多无所事事，便建议他早到教室，找1—2篇文章自由大声朗读，且务必天天坚持，还特别约定若是首个来教室的，奖励的本子比别人翻倍。之外，动员他开始写日记，每天多写一个字，写好之后直接给我。想什么写什么，没有任何拘囿。好个阿瑞，果真坚持了下来。自然适时给予鼓励，比如课堂上特意念他日记，而偶尔出现的精彩句子，无不崇敬地夸赞具有名家名言之范；有时郑重其事当堂奖给一摞本子。个把月后，读起课文稍许顺了，尤其是日记居然天天写满一页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写日记的习惯，竟延续到毕业之后。

因为家庭困难，阿瑞没有选择升造，开始跟人当学徒。他做的是庙宇的剪料工作，诸如雕龙画凤、拈花粘草、塑土坯油色漆等。该工作，一大地点是无固定，打一枪换一炮，像打游击似的。短时三四天，长时一个月也有。吃住均在庙宇里头。无论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日夜不辍。曾听阿瑞诉苦：开始实在不堪艰苦，好几次差点扭头跑掉。而此项工作最难的是，做这个需得一定画画的底子，但对他而言如隔九重山，所以反复做几十上百遍，才有一丝进步……言及之处，还多次冒出自己“头壳歹料”嘲讽，还说别人两三年即可出师，他多花一倍时间不止。而且记忆力太差，每天买啥料，花多少钱，做多少，得需一样样记在本子上。

掐指一算，阿瑞已做10年了，渐有当师傅的底气了。有时老师傅根据情况，释然使他出面应对。这10年里，亏得他肯吃苦、善勤俭，几近凭一己之力，让母亲得以就医；把旧房改造一新，又助弟弟建房；自己于三年前，建立了新家庭……

一人一生，有家有业，幸而足矣。假使果真“头壳歹料”，但如同阿瑞积极乐观、果敢坚强、勇于承担、努力生活，最后不是同样可得？如此，天公果真是疼憨人的。

不知阿瑞漳州完工回来，若再相聚神侃，还会冒出那个“头壳歹料”？

九溪，九溪

黄长安

九溪村位于南安市官桥镇的西北角，与东田镇和翔安区的大帽山农场相邻，这里山高林密，道路蜿蜒盘旋，车子行驶在宽敞的水泥路上，他们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，窗外阵阵的鸟语不绝于耳，偶有松鼠蹿过路面，激起一车人兴奋地惊呼。与众多没有来过这里的人一样，九溪与想象中的样子大不相同。儿时听惯了大人们那些口头禅，心里总有莫名的恐惧，“不听话就让你嫁去九溪放牛。”“不乖就让你嫁到九溪去。”这些唬人的话印在脑海里，挥之不去，徒增九溪的神秘之感，也让人对九溪望而却步。

在海都，九溪一直是穷乡僻壤的代名词。“走出九溪才有出息。”这句话一直被老九溪人奉为信条。老年人守护九溪，这里是他们永远的家乡。年轻人转身离去，家乡瞬间成为回不去的故乡。在他们看来，大山的尽头是天空，天空的尽头是九溪，九溪是一种情怀，那里封存着乡愁的密码；对城市来的游客而言，九溪是一个秘境，一切都是不可思议却又合情合理；在我看来，九溪是一种态度，时光在这里凝固，你尽可按下生活的暂停键，放空自己，自由思想；如果你不曾来过这里，或许你会认为这里有九条溪，亦或许根本就没有溪，九溪仅仅是一个地名。

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沉寂多年的九溪突然变成网红打卡地，探秘九溪变成一股热流，惊动了各路传媒，央视科教频道的《地理·中国》栏目，专门派摄制组走进九溪村，专题聚焦九溪村的特殊地理人文景观。“中国民居少了九溪村的石头厝是不完整的。”央视记者如是说，这话竟成了九溪最好的广告语。

蓝天白云与独特的石头厝相搭配，摄影镜头里九溪在朋友圈里疯传，冲击着每个人的视觉，触及心灵深处最敏感的神经。记不起哪位朋友说过，最喜欢在雨天去九溪，下雨时是九溪村最恬美的时候。我按照儿时住瓦房的景象展开想象。雨水，顺着岁月的痕迹游走，造就了湿润的瓦面，雨后的狭长石巷别有一番韵味。漫步其中，石墙在雨水的冲刷下色彩更加鲜艳，分外斑斓凝重。有水，山村就有了灵魂。脑海里想象着雨后山村的美，去九溪印证这种美的心情益发强烈。天公作美，今年中秋前那个周末，大雨不期而至，九溪的天空电闪雷鸣，我们毅然决然前行。

一路向上，目光所及是顶着天的大树，透过层层绿云，偶尔可见片片的蓝天。天，打开了几扇窗告诉我，雨停了。翻过山顶最后一道岗，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，车头开始向下，我知道九溪近在眼前，窗外传来淙淙的溪流声，我瞥见溪水竟飘着几块黑石公，漂石奇观让人心中一惊，赶紧靠边停车。原来是几头悠闲自在的水牛，或卧，或立，或泡水，或啃草……

水牛可是九溪人的至宝，不同于农耕的黄牛，九溪人对这群悠闲慵懒的水牛很友善，清晨给牛洗澡，暮时归棚休息，日子简单且快乐。牧牛人热情地告诉我，水牛的产奶量虽低，营养价值却极高。牧牛人早晚两次挤奶，按比例将白醋倒入牛奶中，用温水搅拌均匀，水牛奶的蛋白质与醋酸充分融合，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后，瞬间凝结成牛奶丸，这过程有点像是用盐卤点豆腐。随后，将之浸泡在盐水中，牛奶丸就可长期保存。大半年后，牛奶丸依然保持雪白硬挺，风味依旧。牛奶丸可直接吃，也炒着蘸酱，就着稀饭吃。九溪流觞，奶香飘扬，别有一番

风味在心头。这风味，锁住九溪人的乡愁，拴住游子的心。

一年四季，九溪山绿、水碧、屋绚丽。这里森林覆盖率百分之百，尽管刚刚下过大雨，溪水依旧清澈见底。溪流上建造一道道拦水坝，溪坝设计独特，坝顶间隔一步放置一个石墩子，溪流从石墩子的间隔处溢出，形成一道道弧形的小瀑布，男男女女站石墩上欢呼，个子高高低低，排列错落有致，现场演奏乡村乐曲，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童年。

九溪人说，石头厝是溪里捞出来的，我信了。我亲切地称这种石头厝为“石猴居”，闽南很多地方都有这种“石猴居”，建筑工艺超过九溪村的也大有所在，只是像九溪这样大规模的着实少见。九溪又称“九溪十三乡”，十三个自然村沿溪排列。九溪溪底和溪岸上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石猴蛋”，遥想那孙猴子就是从这种石头里蹦出来的，“石猴蛋”便有了灵性，有了生命。在时光的长河中，这些“石猴蛋”被溪水打磨得圆润光滑，呈现出淡黄色、青色、黑色、橘红色等颜色。村民就地取材，把九溪里的“石猴蛋”捞出来，大的磊成了房子，小的砌成了牛棚、鸡窝……用蚝壳烧制成白灰，再拌上泥土压在缝隙中，构筑成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。色彩绚丽的“石猴蛋”厝，散落在九溪村的各个角落，沿着溪流拾级而上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经历上百年的风吹雨打，布满了岁月斑驳的印记，古朴而静谧。驻村领导轮番讲解，我们一路竞相拍照，房前屋后不时闪出大爷大妈，出来客串讲解，九溪人讲九溪，真情似水关不住。

我注意到每家每户的门口，都置有几块磨得特别光滑的石头，像是打了蜡似的，抑或是天外陨石。原来，这些是农家人的椅子。傍晚时，每个人固定位置，边吃边听那些不老的传说。以前，九溪的故事传说就像溪水，不停流，流不停。现在，听故事的人不见了，讲故事的人也少了，有一种莫名的担忧写在九溪人的脸上，在驻村领导的发动下，外出的九溪人回来了，他们拿起笔，写的写，画的画，想要留住的东西太多太多。夜幕降临，我们行将离去，转身又见袅袅炊烟……